

顾维钧 回忆录

第七分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中 华 书 局

顧維鈞回憶錄

Gù Wéi jūn huí yì lù

第七分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4 1/2 印張·567 千字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4,300 冊 7.50

統一書號: 11018·1464 定價: ~~6.40~~ 元

ISBN 7-101-00096-7/K·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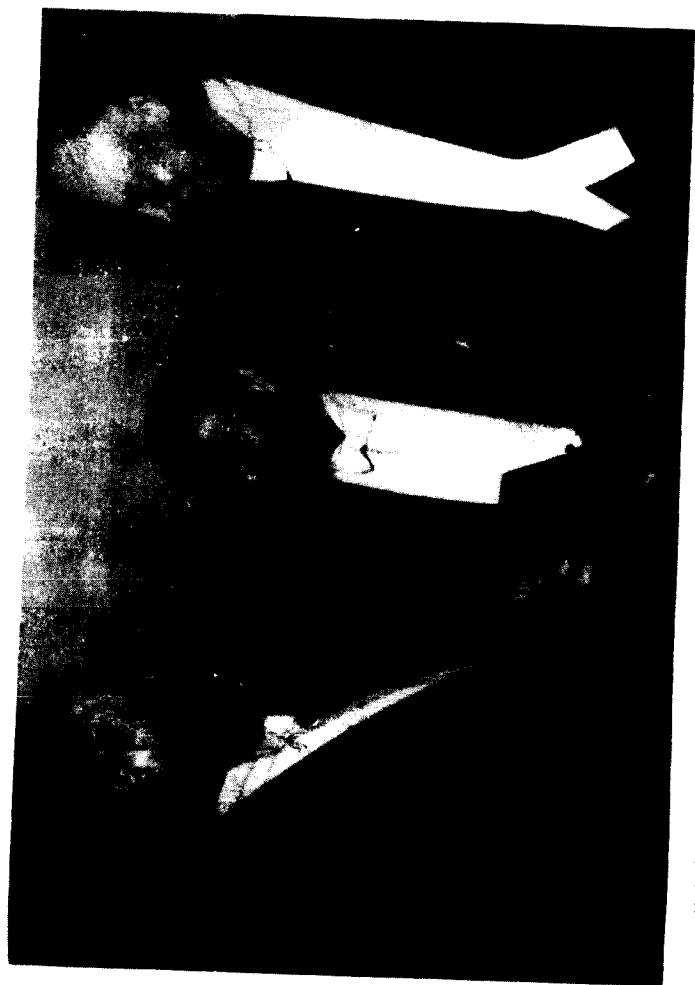


顾维钧博士与在美国就医的李宗仁交谈（李氏宣称他仍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并警告蒋介石不要篡位。）
1950年3月1日摄于纽约



顾维钧博士和菲律宾的罗慕洛同理查德·尼克松谈话

摄于华盛顿



顾维钧博士接受由弗兰克·霍根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授奖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奖章
1919年1月12日摄于华盛顿



1949年，顾维钧博士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目 录

第七分册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

1946年至1950年

第九章 紧要关头

- | | | |
|-----|------------------------------|-----|
| | 1949年1月—10月····· | 3 |
| 第一节 | 中国的局势及分析 | |
| | 1949年1月—3月····· | 3 |
| 第二节 | 美国对中国政局动荡和可能
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应(一) | |
| | 1949年1月中—2月中····· | 22 |
| 第三节 | 美国对中国政局动荡和可能
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应(二) | |
| | 1949年2月中—4月中····· | 49 |
| 第四节 | 战争复起后,为寻求一项
建设性政策所作的努力 | |
| | 1949年4月中—6月末····· | 87 |
| 第五节 | 面临分裂之际,对建设性
策略的探索 | |
| | 1949年6月中—8月末····· | 167 |
| 第六节 | 白皮书发表后要求继续援助 | |

	1949年7月中—8月.....	212
第七节	从区域性条约看当时的国际 阵营	
	1949年1月—10月.....	257
第八节	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情况	
	1949年8月初—9月.....	335
第十章	大陆失守	
	1949年9月—1950年6月.....	408
第一节	承认问题和向中国向联合国 控诉	
	1949年9月—1950年1月中.....	408
第二节	政府自广州撤至台湾	
	1949年10月1日—12月8日.....	474
第三节	对台湾及海南岛的援助问题	
	1949年12月9日—1950年3月7日.....	530
(1)	援华法案的延长	
	1949年12月9日—1950年2月15日.....	530
(2)	美国的援助和中国的总统职位 之争	
	1950年2月15日—3月7日.....	587
第四节	大陆失守,中国的局势及 由此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1949年9月—1950年6月.....	615
(1)	大陆失守的原因及失守后出 现的局势	
	1949年12月—1950年6月.....	615
(2)	大陆失守造成的困难	

1949年9月—1950年6月.....	634
(3) 在联合国遇到的麻烦	
1950年2月—6月.....	682
第五节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美援 情况	
1950年2月中—6月.....	704

第 六 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

(1946—1950)

上

第九章 紧要关头

1949年1月——10月

第一节 中国的局势及分析

1949年1月——3月

1949年1月8日，中国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发出照会，要求调解对共产党的战争以实现和平谈判。外交部1月14日来电说，美国已于13日复照拒绝。电中又说，美国似乎不反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调解。很自然，也没有别国愿意出面调停。英国已于1月12日宣布其拒绝调停的决定。俄国拒绝调解的答复则于1月17日送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法国的反应也是同样不佳。

同时，由蒋委员长在新年致词和孙科的声明中确定的政府和谈条件已被1月14日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条件驳回。其中包括惩办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党领袖人物四十五人和废除蒋委员长所提条件中要保存的1946年宪法。在军事方面，共产党继续取得胜利：天津于1月15日陷落；北平被包围，傅作义将军正在谈判投降条件。

我在和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谈话时曾部分地综述了当时的形势。他当时正在华盛顿和美国政府商讨北大西洋公约。在前几天由新西兰驻华盛顿大使卡尔·贝伦德森举行的招待会上，弗雷泽对我说他将在三两天之内离开华盛顿，希望在行前和我好好地谈一次。我们约好1月16日在新西兰大使馆会面。见

面时，我们互道会面畅谈的欣悦心情。然后就中国局势进行了商讨。

弗雷泽说他很同情中国，并问中国的局势如何。

我告诉他，军事情况很紧急，政府决心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政府正在考虑共方为答复蒋总统新年文告和孙科声明中所述条件而提出的八项条件。天津已经失守，共产党目前正对北平施加压力。在华中，政府军已放弃蚌埠以便把防线缩短到长江北岸。但政府顺应人民一致的愿望而诚意求和之举，反而影响了前线武装部队的斗志，因而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弗雷泽问我，美国政府对这种局势有何看法，以及我对从美国取得大量援助是否寄予希望。

我告诉他说，看来美国政府正在推行一种在决定采取积极政策之前先观察等待的方针。他们甚至不肯发表一个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的声明，更不要说增加对华援助了。

弗雷泽着重指出，他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军几乎完全失去斗志，并问对此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说，南京曾表示过它非常希望美国派一个由高级军官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到中国去，他们的任务不是去为我们作战，而是帮助我们计划和改组。单是指派这样一个代表团本身就能在中国与共产党的斗争中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

这位总理又问，美国政府究竟希望看到在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说近两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出现他们所谓的重大变化。虽说不仅现政府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前此的政府也已大部由无党派人士和各党派以及国民党的成员组成，但看来并未能满足美国政府对改革的希望。我得到的印象是一旦蒋委员长决定下台，美国人决不会为他洒一滴眼泪，虽说

美国人从未正式地向我说过如此的话。弗雷泽问是否还有其他的领袖人物可以领导对共产党继续作斗争的运动。我回答说，在中国威望很重要，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享有像蒋介石那样威望的其他领袖人物。

弗雷泽又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他似乎认为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他不了解中国政府做了哪些事来改进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例如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

我说，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虽说“民生”提在最后，可是目前“民族”和“民权”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实在是最重要的了。政府也曾致力于实现土地改革和提高农村福利的计划。不过中国很大，又从事着一场全面展开的战争，政府未能如愿以行。

弗雷泽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在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只凭军事力量是抵挡不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必须能活下去。他问我对在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我的意见是，第一步要联合全国的反共力量，守住长江，改组各省的军队并等待国外进一步的援助。当弗雷泽问我中国政府能不能守住长江以南地区时，我说长江有一至二英里宽，仍是一道天堑。在有力的空军巡逻之下，共产党要派遣大部队过江是很不容易的。

1月18日贝祖诒来访。我问他有关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先是免职，接着辞职，然后又批准他病假的经过。贝祖诒说，财政部长徐堪是俞的死对头，对俞鸿钧草率从事兑换黄金以致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深为不满，因此设法通过行政院将俞免职。不过当蒋委员长知悉以后（事先没有向他请示过），他却批准俞氏

病假。*

实际上，俞鸿钧处理政府黄金库存和公开兑换之事的背后存在着一段极富政治性的复杂经过。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控制着政府的黄金储备不受财政部支配。按照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他开始秘密地把库存黄金运往台湾，没有通知政府或财政部。由于此事必须秘密进行，他们在伪装下用海军舰艇装运这些黄金。但不幸的是，事情被泄漏了出去。

我曾一度听施纪元说过这段故事，当时他是中央银行主管金元券的那个处的处长。我在1970年6月19日又曾找他进行了核对。他说第一次从中央银行把黄金储备运往台湾的命令大约是在1948年12月上旬下达的。当时蒋委员长已经离开南京，以使李宗仁将军能便宜行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从外滩中央银行搬出黄金是在半夜秘密进行的。从银行到等待装运的军舰停靠码头之间的一段马路划为禁区，临时戒严。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字林西报》（办公室也在外滩）的英国职员在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地踉跄而至，闯入禁区，要回办公室上夜班。他看到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段警备森严的可怖景象而大感惊异，当然他打听到了这项秘密并在第二天早晨的该报上刊登出来。

此事在上海造成极大的不安和抗议。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的商会和银行，也来自专为防御共军的任何可能进攻而驻扎在京沪地区的部队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他在上海大肆抨击说运走黄金只会降低他麾下部队的士气。黄金从上海运走表明政府不打算坚守此地，怎能指望他的部队为此作战。因此，为了平息上海

*原注：此项兑换黄金以至死七人伤多人之事件似发生于1948年12月23日。根据1949年1月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4卷1期第4页：“12月23日估计有不下十万人在上海的各国家银行挤兑黄金，造成极大混乱”……结果造成“七人死亡，一百零五人受伤。”

公众的抗议和纷扰，俞鸿钧只好说这笔黄金是准备公开兑换的。就这样，当市民群众蜂拥挤兑之际，（黄金兑换官价大大低于黑市金价）造成多人被践踏致死的意外事故。当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件。这就是俞鸿钧病假免职的内情。它反映在远离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府统治区正在形成三个分别的当局，从三处发号施令。

1月19日孙科在南京宣称，行政院决议，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停火并立即进行和谈。1月21日上午十点，美联社自费尔法克斯电台广播说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由副总统李宗仁接任。中文的“引退”与“辞职”并非一回事，他仅是要求副总统接着干下去而已。下午三时，无线电广播说蒋委员长在南京时间（下午）四点钟或华盛顿时间上午六时乘飞机离开南京“退隐”。该报道说，他已飞到杭州并换汽车驰往奉化老家，在去台湾之前将在那里住几天。报道还说宋子文已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又说他将到华盛顿来接替我。不过我不大相信此说。

第二天的新闻报道说傅作义将军已签了一项保全面子的十三条协议，不流血地将北平交给共产党。此项报道还说，南京方面急于和谈，已经放弃了要求共产党在谈判前先发停火命令的条件，而打算即使冲突不停也立即进行谈判，地点和时间另商。但迄今尚未得到共方的响应。对我来说，事情已经很清楚，即南京方面已完全丧失斗志，几乎是在乞求和平。随着蒋总统的引退，他的支持者们已将首都交给主和派掌管。

1月24日外交部长吴铁城来电要我核实他所接到的一封报告，并且通知我他想辞职。我在回电中劝他等待时局的发展。26日他发来另一封电报。该电与外交部1月14日来电相似，告诉我政府决定迁都到广州，2月5日起政府正式在该地办公。显然政府已断定，如果和谈失败（这是很有可能的），南京，甚至长

江以南诸省都难守住。

也是在26日(我是事后知道的),李宗仁为了能和共产党进行和谈,发布了释放政治犯,解散各地的戡乱指挥部及其他类似措施的若干法令,以表示进行和谈的诚意。27日他正式致电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大约与此同时,派出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与共产党商谈。

据我所知,就是李宗仁在这方面的活动造成他和孙科之间的破裂,导致孙科与其行政院的主体迁往广州,而李则以代总统身份留在南京。不过李、孙不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48年竞选副总统时或甚至更早。表面看来,孙科也主和,但不愿像李宗仁那样急于求和。这可能因为李宗仁感到他被置于取得和平解决和防守长江两大难题之上,同时库存黄金储备和美援军事物资既已运往台湾,共产党又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之下,充满信心,坚持其类似无条件投降的八项条件不让;他也觉得别无他途。不论如何,到1949年2月10日,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的经常话题已转向李宗仁总统和孙科内阁的分裂上。尽管两方都正式否认此事,但报刊还是继续如此报道。当时局势很混乱。就像我的武官皮宗敬所说,他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毫无所知;又如毛邦初,则连当时国防部的下落也无从得知。他既不了解国防部是在南京、广州抑或在其他地方,也不清楚谁在当国防部长。徐永昌还是部长吗?张发奎是否当了国防部的参谋总长?

蒋委员长当时仍在奉化,通过他的秘书答复我的电报,表明他不愿让别人看来他仍对国家政治关心。其实我从他在电报中流露的心情——例如他慰勉我的努力和因为我的责任加重,要我保重身体等等——看得出他仍旧很注意中国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具有类似感受的毛邦初,在2月10日向我汇报说,他曾与在奉化的蒋委员长通了电报,蒋来电勉励他要继续在美国供职,因